

# 王新虎:让更多人享受杂技的乐趣

□晚报记者 高洪驰 文/图

## 痴心学艺

“创业时的艰难是许多人想不到的。”5月25日,为照顾摔伤的父亲,推掉国外演出的王新虎回到了家中。在西华县人民医院病房里,王新虎提起当年创办杂技团时的情景,沉思良久才开口说话。

1975年,14岁的王新虎走进了当时的西华县杂技团,从此与杂技结下了不解之缘。由于王新虎对杂技表演一窍不通,初进杂技团时,他经常受到师傅们的冷落,刚强的他发誓一定要掌握各种杂技表演技巧。因有的师傅只传授给“自己人”杂技绝活,王新虎便趁师傅教“自己人”时偷着学。有一次,听说有位师傅在练功房给得意徒弟传授“杠子”功夫,王新虎就悄悄站在练功房的窗户外偷学,就在他专心学习时,突然刮起一阵大风,练功房旁边的一根木桩被风刮倒,正好砸在王新虎的额头上,顿时鲜血直流,现在他的额头上还留有一个明显的伤痕。渐渐地,杂技团的师傅们被王新虎的执着学习精神所感动,纷纷把自己的绝活传给王新虎。

就这样,利用晚上、演出间隙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,王新虎反复揣摩师傅传授的一招一式,很快便成为团里的顶梁柱。

## 艰难抉择

1981年,西华县杂技团进行体制改革,王新虎抱着要在“杂技艺术上搞出点名堂”的决心,谢绝了师父的挽留,主动辞职离开了县杂技团,走上了创业之路。

创办杂技团首先要有资金,到哪



里去凑钱呢?王新虎犯了愁,他狠心卖掉了家里的粮食和树木,又向朋友借了一些,然而这些加在一起才有5000元钱。没办法,他又咬牙卖掉了家里的房子。为此,家里人说他发了疯,认识他的人说他瞎捣腾,王新虎没有顾及这些,他只有一个想法:一定要创办一个像样的杂技团,把自己掌握的杂技表演技巧传下去。

“那时间确实是硬撑下来的。”王新虎说,家人知道他主动辞职自办杂技团的消息却坚决反对,父亲甚至大发雷霆。认定一条路一定要走到底的



杂技团演出时的情景

王新虎面对家人的反对反复解释,并于同年创办了自己的杂技团。

杂技团创办之初缺少杂技演员,王新虎就到县杂技团请求帮助,同时还在社会上招收了一批爱好杂技的年龄在5至10岁之间的学员。对这些学员,王新虎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训练,以便让他们尽快掌握杂技表演技巧。杂技演员黄玉杰为了学习《单手顶》没少吃苦,也正是基于这一点,王新虎不厌其烦教导她。通过3年的努力,黄玉杰最终熟练掌握了这个节目。

随着表演次数逐渐增多,名声越来越大,王新虎的杂技团渐渐走出了西华,北京、上海、武汉等许多大城市都留下了杂技团的足迹。

然而,上世纪80年代后期,杂技表演受到很大冲击,西华县杂技团被迫解散,1989年,王新虎创办的杂技团也难以维持,他只好另找了一份还算稳定的工作。看着自己痴迷的杂技事业搁浅,王新虎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在之后的10多年时间里,王新虎虽然没有上台表演杂技,但是他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杂技节目的创作与创新,通过观看大型杂技比赛资料,他把舞蹈动作中的步伐、眼神等揉入到杂技表演中,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表演风格,并创作出了《肩上芭蕾》、《七人柔术》、《三人技巧》、《双层高车踢碗》、《抖杠》等既有舞蹈的美感,又有杂技表演技巧的新节目。

## 走出国门

机会终于来了,2001年,王新虎的杂技团重新亮相,团里演员表演的《高空绸吊》、《单手顶倒立》、《七人柔术》、《转花碟》、《肩上芭蕾》等精彩、刺激的节目,折服了观众,赢得了阵阵喝彩声。

该县田口乡50岁村民王成是杂技团的忠实观众,一个偶然的机会,他得知王新虎的杂技团要在商水演出的消息后,专程骑着自行车赶到商水观看。王成说:“如果不能亲眼看到《双层高车踢碗》这样高难度的杂技,我会感到终生遗憾。”

2003年,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商人在上海看过王新虎的杂技团的演出后,便邀请他们到新加坡演出。在

新加坡的3个月里,王新虎的杂技团演出70余场,观众场场爆满,很快轰动了新加坡杂技界。

2004年,经介绍,马来西亚一位老板看过王新虎的杂技团的表演后,跷起大拇指连说“OK! OK!”并当场与王新虎签订了在马来西亚演出1年的合同。当年,王新虎还参加了在马来西亚举办的世界杂技艺术大赛,在众多参赛杂技团中,他的杂技团表演的《双层高车踢碗》、《单手顶》等节目,凭借着高超技艺和优美造型力克群雄夺得最佳表演奖。

王新虎成功了!从2003年至今,王新虎和他的杂技团踏先后到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、韩国、日本等国家和香港地区进行演出,每场演出都会博得当地观众的好评。

## 前景远眺

目前,王飞虎地杂技团有固定演员60余名,由于演出订单越来越多,王新虎把杂技团分为几个演出小组,可同时前往几个国家进行演出。

为了培养更多的杂技表演艺术人才,让中国杂技艺术走得更远,目前,王新虎准备投资100万元创办一所高规格的杂技艺术学校,训练场地已经选好,王新虎坚定地说:“我要培养出一批杂技艺术人才,通过杂技表演这一独特的宣传窗口,让周口的知名度得到提升,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杂技表演带来的乐趣。”

记者与王新虎握别时,他告诉记者,目前他和他的演员正在排演《双飞杠》,用以备战河南省即将举办的杂技大赛。王新虎信心十足地说:“我准备凭着这个节目,争取拿回最高奖项,给我们周口杂技界再添光彩。”

## 杜贯举:莫道拆迁难 真诚能融冰

□记者 徐启峰

在文昌大道拆迁工作中,杜贯举被许多人戏称为“拆迁专家”,原因是他不仅早早完成了分包的拆迁任务,还被多家单位请去作指导,做其他拆迁户的思想工作。

杜贯举何德何能,竟然去接许多人避犹不及的“烫手山芋”?谈及此,杜贯举说得很实在:“做拆迁工作,首先要和拆迁户交朋友,只有站在拆迁户的角度,顺着他们要求的合理部分找突破口,才有可能取得成功。”

早在2004年,川汇区进行关帝上城旧城改造项目,杜贯举就参与了当时的拆迁工作,是一名具有丰富拆迁经验的干部。2008年,文昌大道综合改造项目开始,川汇区农办负责20户人家的拆迁工作,身为区农办办公室主任的他,又一次被征调到拆迁前线。2010年上半年,这20户人家全部签订搬迁协议,杜贯举功莫大焉。

### 两年多说服一个拆迁户

拆迁是改善城市面貌、提高居民居住环境的利好,但是“故土难离”,把这件好事做好,首先要做好拆迁户的思想工作。为了使拆迁户了解未来城区规划和拆迁政策,杜贯举深入拆迁户家中,与拆迁户交朋友,了解他们所想、所求、所盼,晓之以理,动之以情。群众听明白了,想通了,拆迁就容易了。

“这当中经历了很多困难,哪能是一帆风顺?”杜贯举说他也遇到很多难解的结,比如冯师傅(化名)吧,他坚持了两年多的时间,是最后一家被说服搬迁的。

冯师傅下岗多年,腿有残疾,靠每月1000多元的退休金生活。4个儿女,全部没有工作,一家人挤在一个小院内,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杜贯举找上门,向冯师傅一家讲解拆迁政策,并根据他们家人口多的情况,在充分、灵活掌握拆迁政策的前提下,颇有创造性地提出一个搬迁方案:给一套小面积的

一楼住房,让腿有残疾的冯师傅住,其余的都给顶楼,这样可以照顾一些面积,一家人住得宽敞些。但冯师傅一家对此并不买账,认为楼层不好,工作陷入僵局。杜贯举跑了很多趟,就是谈不成。

冯师傅爱拉弦子,白天喜欢领着一班戏迷到河堤唱戏,晚上才会回家。杜贯举为了见他,就在家中等他。一天晚上,冯师傅回家见到他,愣了一下,说:“在这儿吃顿饭吧!”见杜贯举东瞅瞅西看看,冯师傅说:“嫌脏啊?”杜贯举笑言:“我也是农村出来的孩子,在这儿就跟在老家一样。”冯师傅让戏迷朋友到街边小食摊要了两个小菜,一瓶“老村长”,熬了一锅白米粥款待这位常来串门的“老友”。

冯师傅的心扉打开了,儿子们的工作却难做。2010年春节过后,杜贯举再次来到冯师傅家,讨论搬迁方案,冯师傅的几个儿子吵吵闹闹,不愿接受,冯师傅把手一挥,说:“好了,我做主了,不能再让老杜跑了,别再提条件了!”

事情没有就此打住。杜贯举帮冯师傅找房时,发现一楼没有适合冯师傅的小面积住房了。大的房子,冯师傅补不起差价,如何是好?杜贯举只好再一次折腾,找人给冯师傅换房。一个个电话打过,他终于找到一个有意换房的,但对方要求先看看大面积的住房设计如何。于是他又一次次地带着这户人家看房,最终说服了他们换房。

### 用真诚融化拆迁坚冰

拆迁难,如果没有真诚的态度和扎实的作风,这个工作就做不好。杜贯举认为要把拆迁工作做好,除了充分掌握拆迁政策,还必须做到“姿态低、态度诚、办实事在”。

他举例说,有个拆迁组去一拆迁户家宣传拆迁政策,动员拆迁,工作人员敲门后说:“我们是拆迁办的,你家房子碍事了,我们测量一下,得拆。”里面传出一个愤怒的声音:“这房我住了几十年了,没碍过谁事!”

拆迁组连门都没进去,他们找杜贯举

同行。敲门后,杜贯举说:“拆迁指挥部要我来了解情况,你有啥要求,咱们谈谈好吗?”大门很快打开,宾主相谈甚欢。

这就是“姿态低”,拆迁人员不能认为自己是政府工作人员就高高在上,如果这样,有的是“闭门羹”吃。

“态度诚”是指拆迁人员要设身处地为拆迁户着想,在政策范围内,最大限度地维护他们的利益。一个院子里的爷儿俩,在出拆迁评估报告时,一家出了几份,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多讲些条件,多获些利益。杜贯举说,这样你们院里的过道就不算面积了,可要少补不少钱呢。他爷儿俩一想,也是,收回评估报告,改出一份了。

“办实事在”是指拆迁人员既要为拆迁户提供实实在在的利益,又要充分把握优惠政策的底线,不能超过,不然对其他拆迁户不公平。一片地5家住,4家搬走了,剩下刘大妈自己。她说,既然其他人都搬走了,那么原来的公共过道就是她的了,这部分面积就该给她赔偿。对于这个无理要求,杜贯举没有直接说不,而是想了一会儿,我给你立个公告,说过道是你的,早先走的4家都同意了,赔偿就给你。刘大妈听了这话不好意思地笑了,说:“人家肯定不认的,这事算了吧。”

早在去年上半年,区农办分包的拆迁任务就已完成。可是还有一些单位拆迁进展不顺利,期望杜贯举能施以援手,区里领导对他寄予厚望,杜贯举又成了“救火队员”,至今忙碌在拆迁一线。



## 违章房一夜“站”起 执法队一小时拆除

□晚报记者 彭慧

本报讯 一夜之间,空地上的一幢新房拔地而起,这种现象执法部谓之“隔夜楼”,是突建、抢建违法建筑的真实写照。昨日下午,川汇区政府、区城管局、人和办事处等部门出动了200多人联合执法。伴随着挖掘机的轰鸣声,人和办事处史滩村一处违章建筑被依法强制拆除。一个小时过后,面对一片残砖瓦砾,房主是既心疼又懊恼。

“前天这处房屋,在没有规划许可等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,悄悄开工,被我们发现后依法给予了拆除,然而才过了一夜,房屋又冒了出来。”昨日下午,川汇区城管局的陈晓东告诉记者。

当日15时40分许,记者在拆迁现场看到,这处违章面积达200多平方米,共有房屋10间。目前一层已经封顶,窗户也都安装完毕。看到一下来了这么多名执法人员,房主意识到政府和执法部门对于违章建筑必拆的决心,还未待挖掘机“动手”,他便授意建房工人用锤子砸墙。虽然房主一再保证“会在两天内将违章建筑拆除”,但为避免对方采取拖延战术,川汇区城管局局长金旺枝主动找到房主做思想工作。经过协商,房主最终同意由执法部门对该违章建筑实施拆除。“基于对方配合态度较好,我们在拆除过程中会尽量保持楼板等建筑材料的完整,将房主的经济损失降至最低”。

据悉,近段时间以来,川汇区城管局对人和办事处史滩村内的违章建筑进行了彻底排查。短短一两个月时间,川汇区城管局在史滩村实施了6次大规模的强拆行动,强拆违章建筑面积约达3000平方米。而今年以来,川汇区已查处各类违法建设案件近700宗,拆除违法建筑面积近10余万平方米。

金旺枝表示:“今年是我市‘两违’治理年,任何人只要出现违法占地、违法建设行为,我们将严厉打击,在此提醒广大市民,应严格按照相关建房手续,严格实行依法建房。”同时,区城管局欢迎市民拨打监督热线0394-8592900,积极举报身边的违章建设行为。

线索提供 刘国华